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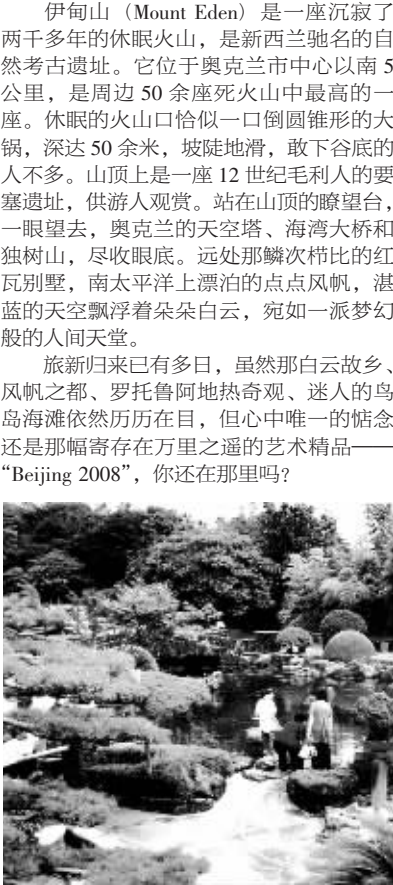


伊甸山上的博弈

◆ 陆石

四月，正值南半球的金秋，纯净的新西兰又披上了浓郁、绚丽的色彩，散发着田园般的清新。

真巧，在旅新的最后一站——奥克兰的伊甸休眠火山，我目睹了一场精彩而又有趣的博弈。几名韩国观光客在深坑似的死火山谷底，兴致勃勃地用残留的火山喷发岩石，在嫩绿色的草坪上堆砌了“KOREA”（韩国）字样造型，那工整流畅的笔体和鲜艳的色差，绝对称得上了一幅艺术大作，令人赏心悦目。我站在山顶上，连忙用相机拍下了这一有趣的场景。忽然，有几位中国游客闯入了我的镜头视野，他们迅速沿着崎岖陡峭的山路奔向谷底，应答来自友邦的“挑战”。只见那位才华横溢的总导演边布局、边指挥，五位小伙子在四周寻觅、选料全石，还有两位小姐非常敬业地用相机拍摄这幅艺术精品的问世。不一会儿，在“KOREA”字样旁边，他们用更粗壮的笔触垒砌了“Beijing”字样造型。大功告成后，这几位艺术大师似乎感觉意犹未尽，稍事策划，又动手在“Beijing”字样下方独具匠心地添加了“2008”四个大字。看上去，恰似一幅天书，散发着现代、简约、睿智、和谐的艺术神韵。那橄榄色的石块映衬在绿茵茵的草丛中，在灿烂阳光的沐浴下，播撒着奥运文明和友谊的火种，彰显着中国情结。我用相机记录了这场精彩的创意大赛，时间是2007年4月8日10时（当地时间）。



伊甸山（Mount Eden）是一座沉寂了两千多年的休眠火山，是新西兰驰名的自然考古遗址。它位于奥克兰市中心以南5公里，是周边50余座死火山中最最高的一座。休眠的火山口恰似一口倒圆锥形的大锅，深达50余米，坡陡地滑，敢下谷底的人不多。山顶上是一座12世纪毛利人的要塞遗址，供游人观赏。站在山顶的瞭望台，一眼望去，奥克兰的天空塔、海湾大桥和独树山，尽收眼底。远处那鳞次栉比的红瓦别墅，南太平洋上漂泊的点点风帆，湛蓝的天空飘浮着朵朵白云，宛如一派梦幻般的人间天堂。

旅新归来已有多日，虽然那白云故乡、风帆之都、罗托鲁阿地热奇观、迷人的鸟岛海滩依然历历在目，但心中唯一的惦念还是那幅寄存在万里之遥的艺术精品——“Beijing 2008”，你还在那里吗？



露天宿营地

◆ 许云倩

一直以为，经典电影《音乐之声》开始时，玛丽亚流连忘返纵情放声的山谷草地，是萨尔茨堡特有的景色。直到由奥地利一路开往德国，才知道这是此地通常的美景：绿茵如剪的草毯，由山顶一径往下铺陈，山顶或山间缀着数幢木屋，人字形的屋顶，鲜花盛开的阳台。草坡上，牛儿在闲闲地嚼草或打盹，只在接近公路的地方围上不高的小木栅，让牛马不得随意越出。

一路往北，高速公路上，在我们超越过的车中，越来越多地出现了拖车现象。即一辆轿车后面又拖着一个车厢。起初我以为是农民进城“赶集”（那里逢周末在城里会设集市让农民来设摊），但一算日期也不是周末。后来看到比较考究的车厢才知道这就是房车。以前我只知道房车是葛优在《不见不散》里开的那种一体化的。这时，路边也不时会看见在一些平坦的地方有帐篷和房车聚集在一起，这就是叫作“camping”的露营地了。露营生活，该是怎样的接近自然啊！我不由好奇新鲜起来。第二天离开因斯布鲁克后，我们下榻于小村罗伊特。傍晚时分，在一个美丽的湖边找到了一家餐馆，孩子们被湖里两只优雅的天鹅所吸引，喂给它们中国的食品。我却看到了湖对面的山上，正是一个露营地，散布着帐篷和房车。吃完饭，我带着女

儿沿着之字形的石阶走进了露营地。好像梯田那样，由下往上一层一层的，斜坡上开车走人，平地上安营扎寨。正是晚餐时间，房车前帐篷边，很多人家都摆出桌子吃吃喝喝。背山面湖，美酒佳肴，这是何等的享受啊！有的房车旁还竖着卫星接收器，这就可以照旧看电视了。可是孩子们似乎并不理会这些享受，我们循着孩子们的说笑声找到了儿童乐园。这里有秋千、跷跷板等木制的玩具，最难得的是，我们竟看到了一个乒乓台，笑声最多的就在这儿。孩子们每人拿着一块板，大多很破旧，单面胶的，而且看上去胶都已经脱落。两边各站三个人，发好球或接好球，这人就得赶快按逆时针方向到对面去接球。如此一来就很热闹，只看到一群人在跑圈，小一点的孩子还没来得及站好，球就已经过来了，惹得大家直笑。一向喜欢乒乓的女儿看得手痒。我就鼓励她去试试。

儿童乐园的边上是一排平房，盥洗室、卫生间和浴室就在此地。此时已有主妇拿着成叠的碟叉进进出出的。另一边则是一间小卖部，里面只有一些简单的生活用品和食品。

多么美好的生活呀！离开露营地一路下山时，只见湖上那两只天鹅正在用嘴梳理着自己的羽毛。



思索之苑

◆ 王琪森

这是韩国济州岛上一个景色旖旎、风光万干的盆栽艺术苑，但苑主成范永先生却为之起名为“思索之苑”，蕴含着天人合一的哲理与花木情缘的禅机。

用铁锈红火山石垒起的苑门，外方内圆，像中世纪的古堡，显得质朴大气而庄重雄浑，门额上是飘逸秀丽的汉隶“欢雅门”。今天是个喜庆的节日，为庆祝中韩建交十五周年暨上海百佛园和思索之苑结成兄弟园，正式的签约、揭牌仪式在此举行。因而苑门两边放满了鲜花环，身穿鲜艳韩服的姑娘们载歌载舞欢迎嘉宾。因离正式举行庆典还有一个多小时，盛情的苑主先安排我们参观庭园。

入苑后，便是芳草萋萋、山石玲珑的半山坡，一棵虬劲苍逸、枝繁叶茂的陆松似蛟龙昂首迎接嘉宾，旁边竖着一块石碑，上书“胡锦涛，1998年4月30日。”此棵陆松，树龄在150年以上。古松的旁边是一个比圆台面还大的石磨盘，由此构成了一个富有象征意义的符号，中韩友谊像松树常青，似磐石坚固。循着“哗、哗”的水声前行，迎面就是掩映于山石绿树从中的瀑布，从数米高的山石上飞流直下，顺着山石形成三叠，跌宕有致而气势激越，那镜面似的水帘在仲夏骄阳的映照下，泛出蔚蓝色的折光，显得有些扑朔迷离。瀑布下的

一湾清池中水草丰茂，只要人站在池边朝水中挥挥手，那些体形丰满、色彩缤纷的锦鲤就会友好地相聚嬉逐，和你显得十分亲昵。

迈过一弯如虹的石桥，整个盆栽园的全景便展现在你面前，在起伏有致、丰草如茵的大小坡地上，一盆盆形态各异、造型独特、瑰丽多姿的盆栽鳞次栉比地排放着，令人目不暇接、美不胜收而叹为观止。

在这被称为“世界上最美丽的地方”，集中了数百种盆栽艺术的经典之作。有陆松、海松、朱木等的松柏盆栽，有枫树、榉树、朴树、榆树类的杂木盆栽，有梅花、樱花、杜鹃、海棠等的花卉盆栽，有柿子、木瓜、梨树、石榴等的果树盆栽，有龙胆草、石菖蒲等的草木盆栽。这些盆栽的树龄少则数十年，多则百多年。

蓝天白云、海风树影下的每一片坡地，都构成了相对独立的盆栽景区，有的和各类奇石相依，有的和嘉木相映，给人以一步一景、景随步移的动态美感，集盆栽园林之美的大观。然而，39年前，这里是一片荆棘丛生和乱石遍地的蛮荒之处。当时还未过而立之年的成范永先生来到了这里，进行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苦奋斗。他一边开垦，一边栽树，以锲而不舍、金石可镂的精神终于开拓出了这片美丽的庭园，因而有韩国的愚公之称。

早就听远居奥地利的亲戚说，他们的邻居养了一条很凶的狗，经常跑到亲戚家的花园里来，朝他们5岁的儿子汪汪乱叫，把小孩大人都吓得够呛。于是，我的脑海里顿时生出一条狂吠不止的大黑狼狗的形象，不禁心里发毛，暗想此次奥地利之行，千万可别不幸惹到这条大狗啊。

直到在奥地利亲戚家住了一段时间，才发现所谓“大狼狗”其实只是一条白白的长毛小狗，根本没什么威胁性可言。别看Kimi只是一只普通的小狗，却是两家人的宝贝——它被邻居一家和他的妹妹一家深深宠爱着。每天早晨，Kimi的“妈妈”、邻居家的妻妹开车将它“护送”到我们隔壁，由邻居一家照料它的“日常起居”；傍晚，听见Kimi兴奋地狂吠，就知道是它“妈妈”来接它回家了。

有一次，邻居家在花园里举行一年一度的Party，所有的邻里都来了。花园里搭起了帐篷，放上了长凳和桌子。Kimi懒洋洋地躺一张长凳下面，把半个脸埋在了草地里，突然让人觉得它可爱至极。Kimi的主人就坐在我旁边，他用简单的德语和手势对我说：“它是个女孩子，不咬人的。”大概是为了证明这句话，他又用手很随意地捏了捏Kimi的鼻子，然后示意我也这么做。拜托！我可不是Kimi的主人啊！为了不辜负主人的热情，我只好像征性地抚了抚Kimi的头，Kimi也没表什么态，只是哼哼了几声。

最靠左边的一家人家，养了一只黑棕相间的小花猫，别看这只猫就算拉长了身子也没有多高，但它却喜欢连翻两道一米多高的篱笆，穿过两家人家的地盘，不清自来地光顾亲戚家的花园。这下亲戚家种的几棵中国青菜都遭了殃，被这只调皮的小猫用爪子扒了个光。其实凭良心讲，这只小猫长得还是很可爱的，碧绿的眼睛，脖子上还挂了个小铃铛。

一天傍晚，小花猫再施绝技，不料还没进入目的，就遇上了一只“拦路狗”——Kimi。Kimi正在自家的花园里打盹，一见是一只小猫，立刻像是给注射了兴奋剂似的，冲这位可怜的不速之客狂叫不止，吓得小花猫转身就逃，以刘翔般的速度跃过了两道篱笆，脖子上的铃铛叮咚乱响，转眼间不见了踪影。Kimi自知没有“跨栏”的本领，但仍不肯罢休，鼻子贴着篱笆继续狂吠。

坐在花园里的秋千椅上，看着邻居猫猫狗狗们的故事，也很惬意。或许这就是欧洲人热衷于养宠物的原因吧——它们能使平淡的生活更富有趣味和生机。



奥地利的猫狗琐事

◆ 朱冰聪



Kimi和它的主人 朱冰聪 摄